經國雄略

十七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22 1960

邊塞攷經國雄略卷之一

清漳　鄭崑貞十師　仝鑒定

南安伯裔鄭芝龍飛虹

武榮　鄭鴻逵羽公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邊塞攷

夫謀臣之於事也。未然而畫之。則爲之計利害。籌多寡。視遠視近。較彼較我。若大賈行貨度三五之

數而等貴賤之利也其畫定而舉也不以譜奪不
以禍怵迅往迅來飄飄乎若鷙鳥之搏也若峽水
下舟而放之疾也故始無輕發終鮮隳事後至者
弗可弗稽矣我
太祖驅逐胡元
成祖三犁虜庭其初立宣府大同甘肅遼東太寧寧
夏爲六鎮其後益以薊州榆林固原而九邊聯絡
城守特重焉我
國家建都北平東則薊州爲左輔極之而至於遼東
西則宣府爲右肩極之而至於大同榆林固原寧
夏甘肅北則以黃花鎮爲後門極之而至於古北
口潮河川此大略也凡營堡之疎密斥堠之遠近
城壍之高深陵谷之險易道路之迂直與河之內
外山之前後境之東西及虜所往來出入之衝籌
邊君子可不觀形審勢繪圖列象使元戎甲士揣
其山川與其要害然後扼其吭而笞其背斷其喉

而制其臂乎。吾將略其緩而詳其急。俟當事者採
焉。遼陽城未易議也。若守之于三岔河。慎之于山
海關。則遼東可無慮也。太寧鎮未易復也。若屯田
于黃花鎮。積石于潮河川。則薊州可無恙也。榆林
寧夏。近于套虜。則脩補城墻。添設參遊彼此相爲
應援。非常山蛇勢乎。甘肅固原。相爲脣齒。則脩嘉
峪之關。置沿河之哨。西北相爲倡和。非兩輔夾車
乎。至宣大所係。非他鎮可比。則尤不可不熟講也。

宣府山川糾結。去京師爲近。而軍士勇敢則撫綏
爲易。苟補浮層峪之募兵。重插箭嶺之防守。或者
其守也猶易。若大同川原平衍。虜無阻塞。而偏頭
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實虜渡口。虜絕出套。便涉其
境。此九邊中之最難守者也。邇年以來。屢寇山西。
必自大同入。侵犯紫荊。必自宣府入。事可徵也。雖
然。海西夷居宅田作。與中國同。射獵侵掠。與北虜
同。況內附既久。則信義可責。其勦之也則存

其撫之也。則寓勦威。是可嘗服也。惟東西之衆顏黠詐不嘗。而其要害則潮河川爲寇。西北之套虜。肥饒易寇。而其要害則花馬池爲寇。昔王恭襲花當之績。馬端肅遼東之役。其謀審矣。然必識其機而後用其謀。不然。百年之計。不可以旦夕效。而見在眉睫者謂迂矣。獨覩之見。不可令衆庶測。而不得其指者謂詭矣。是故國貴識識者。則用人不可不重講矣。

九邊

今日九邊之所以多竄者頑懦媒之也積懦之所以難祛者以振餘未寔也蓋寔以振之則兵無不精餉無不裕士開敢戰之雄將奮捐驅之志矣此邊務之最宜亟講者

國家建都燕京三面臨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榆林。曰固原。曰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略也。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倚角爲

九邊總圖

女直
會寧
開元
鴨泉江
番陽
遼陽鎮
蒙古行省
三分河
開原
遼寧
三衛鎮
金源興中大定
建州
兀良哈
青山
瀋關
開平
舊大寧
吉芸
黃花鎮
遵化
薊州鎮
永平
山海關
薊鎮
總督薊
昌平
居庸
皇陵京師
易州保定鎮
真定
倒馬井
龍泉
故關
紫荊關
雁門關
三臺
山東
都司
濟寧
河道
河南
都司
徐邳
淮安
漕府
通大
鹽徒
蘇松
海倭
南京
相州
督府
下江防
湖廣
都司
上江防
江西
都司
杭州總府
崇明
寧台
海倭
建寧
行都司
福州督府
興泉
海倭
潭泉
海倭
贛州督府
南安
舉人
大帽賊
各山
廣東
朝惠
海倭
青州
徭徒

山西
都司
偏頭關
山嵐
鴈門
代州
保德州
河套
套虜
駐牧
東勝
衛
紅
東西
流民
諸蠻
郎
督府
歸州
諸蠻
戶氏
毛胡戶
延安
慶陽
固原
定邊營
花馬池
總府
寧夏
中衛
賀蘭
鳥山
靖虜
渭州
會寧
秦州
高臺
鎮戎
山丹
永昌
左衛
涼州
莊浪
莊浪衛
青海
番
鹽
洮州
岷州
西番
西固
洮州
衛
松潘
疊溪
茂州
岷山
小河
安縣
綿州
羌族
威州
保縣
雜谷安
撫
雅州
黎州
四川
都司
施南
諸蠻
沅州總府
麻陽
諸蠻
南岳
廣西
都司
梧州
總督
斷藤峽賊
羅旛
都司
貴州東
西諸苗
貴州
都司
都勻
雲南
都司
思田
八寨
狼哉
賓州
慶遠

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湮踰
太寧都司內徙而左臂單寒遼陽舊城外棄而守望
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峰火益逼東勝廢而三關之
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靈武矣河套任牧鎮
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
調入衛之兵以爲嘗則踐更疲命是自耗之術也設
擺邉之卒以爲固則力分推諉是自弱之道也募南
兵暫爲技擊之倡可矣還當練士着爲久遠之需築

墩臺用壯阨塞之闕可矣還當繕城堡以爲清野之
計丁壯則困于脩築隱于占役而取數于荷戈矣糧
餉則尅于椿頭苦于折支而難望其宿飽矣方今順
治威嚴虜酋效款外寧內安此其一時矣但貢市利
歸酋長而部落倘挾狼心馬價暗賞脂膏已竭金繒
日索豺豕何厭梃升聚毒慮有潰決之虞士蠻番涎
慮有糾合之舉宋時初患西昊竟苦金元胡運盛衰
東西何嘗之有未雨而懷桑土之謀既濟而謹舟楫

之戒。今日所當亟講而善圖焉。 羣書備考

今之患邊防者。非其邊防之弛也。又非將無其人。兵有不足也。失在邊儲之不充。夫胡騎憑陵。如風雨之至。我軍人馬當之。往往辟易。即有城堡星散四布。各鎮所控制。不下數千里。而屯卒率不滿萬。又主帥往往挑以自衛。列卒而守。番休而更。大約數里而一人。然且老弱疲餒。不任干戈。以此而當強胡。猶驅羊而抗虎也。兵法曰。我專敵分。今虜率數十萬合為一屯。我以數千之衆。畫地而守。此其衆寡不敵。即有倉卒勢。胡以支。今比邊之民。其飲食略與匈奴同。卒然有急。懸金召募。即萬人可立具。然而領邊鎮者。特苦于無資。且不能用其衆。何敢議召募乎。 破膽篇

胡虜逼處塞垣。以馬媾我。而歲竊厚貲以去。西款東寇。旦暮異形。憂孔棘矣。議者欲取太寧以厚肩背。復河套。遼陽以續斷臂。捷殫衷而走之漠北。詎非壯圖。然兵法將戰。先料彼已。我將吏諭衣食。而虜復鴈

據其何能戰因時救敝自有長策以愚意籌之賞事當慎而人當擇也士著當練而客兵當罷也工役當省而地險當脩也足糧餉當舉屯田探虜情當厚間諜而禁債帥之戕剝尤喫緊焉中國良馬利兵不足要領膺斯任者威重所係漢以中行召募宋以富弼寢兵　國家設四夷館擇大臣子弟爲譯字生識熟夷語俾主撫賞及遇強胡則與夜不收等耳通而議

細人無知誘之需索桃之忿競而各路提調卑微徼璅莫可誰何擇慈謹者而使之猾者斥不與華提調而令各路恭將駐邊關主賞事威望彈壓虜必悛心所謂任賞事而擇其人者此也　武試劍光集

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辨佽合約　漢書趙充國

御虜之當道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而貢獻則接之如禮讓覊縻不絕　班固

顓渠者前單于妻與右賢王通遂搆難漢宣帝從望之議定其國以恩結之也與韓者單于官名尸逐者殺王自立爲南單于光武因而立之遂有南北兩單于以勢分之也唐太宗與頡利盟于渭橋因薛延陀與頡利相攻而兩附之突厥遂亡是搆而取之也通考

吳時來言每鎮軍六七萬闔營城寨三百餘處枝官百員零分隱占與無軍同故海弊於擺海邊壞於擺邊宜合一鎮軍分將聚練忠肅言自永平山海至豬圈頭宜簡驍銳分四處無事則守閫專訓練有警炤分地策應而以輕捷耐走知地里使藏伏者爲緩急使楊襄毅戚繼光皆言擺邊之非備多力寡止留墩哨守望而併力衝區此防險要以一兵力之策也王文成平虔盜罷遣狼兵專練衛所蓋鄉嚴則縣靖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而邊更爲要今之薊遼昔之燕地也今之宣大昔之趙鄙也燕趙于七國稱弱

支秦則不足。禦虜則有餘者。何也。井田遺制。猶有存也。井田何以能禦虜也。虜之長技在騎射。利在平原。不利於崎嶇林木。井之滀洩有溝。界限有堤。堤之上有樹植。碁奕相錯。勾連勿間。卽有大寇之馬。亦望而買篠糧自裹。餉不苦轉輸。以視日勤。斑軍脩築邊墻與虜僅隔一重者。相去幾千倍。國初強邊禦虜。勝着蓋於斯矣。此制屯田以寓戰守之策也。集群書

近者虜入輒利。偶與法合耳。彼方千里輒戰。若爲遠也。然絕澗踰垣。遂有其險。則奪我之近矣。彼雖日夜兼馳。若爲勞也。然旣入塞。給營如堵。晝掠夜歸。我軍救東則擊西。救甲則擊乙。則奪我之逸矣。彼不持糧芻。若爲饑也。然一入我地。卽食其有。圍圖我軍。餉道轉絕。則奪我之飽矣。

國家東北。以宣大爲蔽。西北以薊州爲蔽。脩其缺壞。所謂以近待遠也。沿邊一千二百里耳。分屯番守。所

謂以逸待勞也停住馬而厚犒士卒所謂以飽待饑也羣書備攷

邊方有事征調走集其奉尺一而來也賣放頂替羸弱就行沐雨櫛風瘴癘面裂況調彼衛此措置非宜將吏欺隱徒滋弊竇燕趙之郊不乏擊筑屠狗之雄省此冗費以募士兵彼此交益所謂練士著以罷客兵者此也文武庫

秦築長城天下騷動今薊北修築迄無完期將吏欺

漁軍士疲困墨子守城之法五十步須丈夫丁女四十人連挺斧椎行棧行樓不移而具今大鎮延紆路可千里而兵不滿十萬則擺邊特兒戲耳虜衆大舉折墻通行誰能扼塞不如省此冗費以設地險易稱設險見諸坎卦李克用塹城而存孝虎將束手就縛今於水口要害多作深塹倣地網之法以與屯田亦一策也皇明奏議

蘇洵論兵有正奇伏三道如薊鎮之紫荊關正道也

古北口奇道也黃花鎮伏道也胡虜入犯必有總路外則置毒水草內則伏路設奇夫千里之地勢難尺寸而守亦扼其吭而已所謂省工役以脩地險者此也武試劍光選

夫屯田之詔三令五申而卒不聞甫田十千之盛者擾而無利軍士苦之而不勸行也子粒徵收歲不及額督租愈峻南畝愈蕪田蕪而租愈難辦月領口糧又非近地道塗往返餱糧已空出納煩數將吏爲奸何所不至故一奏屯軍舉家痛哭若罷月糧而以子糧予軍耕耘所入彼卽私之田事悉聽有司衛官不得差擾軍有餘粒田有餘利數年後爭相墾藝穀粟必多然後倣和糴之法積儲備荒邊境永無虞矣所謂舉屯田以足糧餉者此也禎朝奏疏

孫武子設五間以探敵曰賞莫重於間事莫密於間今虜之入寇晒乳炙腊動淹旬朔早知預備探哨爲急而我所恃爲間者夜不收之屬也直探虜營與虜

往返者曰明哨。伏路遮報者曰暗哨。明哨寄身虜窟。制命於虜。反泄我情事。以媚強胡。況虜有狡心。必不以實。而以疑嘗我。聲東擊西。傳其虛聲。反足敗事。不如罷遣而厚廩。暗哨得寔。則重犒之。明斥餼。謹烽火。古之遺法也。所謂厚間諜以探虜情者此也。

士不選練。以卒予敵。兵不利。甲不完。與空手袒裼同。今戍巳屯者雲集。而金錢轉輸不絕。宜飽歌超距。而士卒疲敝。紈破胄。荷朽戈。以應故事者。將吏刻剝故也。竭其財。則不得鑄刃買劒。竭其力。則不得彀弩習射。以精其技。故簡閱將吏。汰冗擢良。最爲急務。今稱將材者。類言趼跑之雄。而輕撫綏之略。然岳公論將。先仁信而後智勇。孫子論卒。亦稱嬰兒之愛。使兩君而不知兵。則巳。如果知兵。可忽其言不察哉。今請以吏治通之軍法。將領當陞除者。必核其屯田荒熟。軍士苦樂。以爲殿最。按之以典刑。黎之以清議。窮邊始獲蘇乎。嗟夫。饑能脫巾。而飽不能投石。退耻負耒。而

進又祛挽戈坐糜廩餉畜軍何爲然竭脂膏以媚虜劉瘡肉以奉吏鶉結半菽謀生路窮鹿不擇音何能及遠故邊無債帥則剝削絕剝削絕則士安樂士安樂則器械習器械習則趍趍桓桓者出而戰必勝守蓋嘗觀於周之盛矣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經以爲王者不治夷狄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哉然所謂不治之治者皆以遵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都邑不同緩急因異審之以因勢制變深論也乃漢人之爲謀也治秦中實塞下而已唐人如是者止嚴尤謂周得中策劉敞謂周得上策可不之爲謀也斥磧北置都護而已宋人之爲謀也復燕雲城朔方而已祖宗防之而治後嗣忽焉而底於亡得失終始可攷而知也

今邊京後最急宣大次之榆林寧夏甘肅又次之故

太寧存則宣薊無阻隔而遼右臂伸東勝存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今棄不頇此往事之不可悔者矣

國初邊境以東勝開平興和泰寧爲限旋以開平興和泰寧爲邊矣夫昔之邊在遠今之邊在近望其永永無虞無是理也國初太寧福餘朶顏三衛俱爲內地東勝右衛于邊化而四衛俱不守遂以大同宣府延綏爲邊矣夫昔之邊在遠今之邊在近望其永永無

太祖高皇帝封　皇子于太寧使之自守而兀良哈爲我捍禦迨捐三衛之地以畀兀良哈而三五百里矣夫昔爲守闕之卒而今爲闖户之寇所當防備者也古今治平略

制捕之策莫急于復河套河套失則虜反居內田反居外而屯失矣甚至屯聚畜牧伺我之隙攻我之疎虜所以與捕交者皆此地也復河套以復屯而歲糜之金繒可省也然非擇將帥練團營充軍實倡勇敢

河套未可輕言復也。禦虜之策。莫急于寇遼東。遼東虛則商不耕。邊鹽入官鬻。而坑失矣。甚至蹂躪縱橫。壞我營堡。掠我人民。插之所以視虜生心者。率此故也。復遼東以復鹽。而都門之守可壯也。然非專任使

廣召募。明賞罰。尚攻戰。遼東未可輕言寇也。皇明奏議選

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皐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薊州。寧夏。井肅三鎮。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

今能相九邊中之最急者。而獨注其力。餘可姑緩。如山永有警。薊爲急。宣大有警。紫馬爲急。山西有警。龍固爲急。海上有警。天津爲急。專設重兵。示以必戰。雖然。以援兵戰　闕下。其勢不及戰。以遼人戰遼夷。其

情不得戰。以蓄疑負固之帥。統驕悍觀望之卒。其心不欲戰。以十羊九牧。一瓢十輿之人。受文法于相牽。定機宜于往反之久者。其法不可戰。是在當事者。善所以戰之也。文武庫

遼東

今天下事。孰有大於制禦東奴者哉。然未於東奴問制禦。先於中國問強弱。中國強。則奴之愚我者。我反因之以愚奴。中國弱。則我之勝奴者。奴借用之以勝我。蓋夷虜無百年常勝之運。中國有一朝自振之機。惟是固圉強兵。用火用間。禁召募。練士著。奮中國之強。振邊圉之弱。則今日遼左一邊。不可不亟講者一也。

遼東。古幽營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卽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今廣寧以東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北至旅順海口。南至開元城

木葉白雲之間。遼之北京中京地也。奴酋竊發同遼分裂肩背單寒。貽我國家滋蔓之憂。實從此始 玉榮錦集羣書抄

奴有三敗。奴世受我乳慶。乃虔劉我人民。竊據我輿地。一敗。聖人旣出。淄青叛賊。相顧投兵。而猶阻兵安忍。不思効順。二敗。往年有寧遠之捷。去歲有寧錦兩捷。風鶴之覬。漸以鎭定。而奴賊連年艱食。天不祐之三敗。

唐李晟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陷之。皆將臣酋暴。其種落日益東陡。自棄之耳。然則亡遼者非廷鄂諸人。而從來貪墨之吏也。今 天子新政。謂宜加曠蕩。惠此中國。以及遼氓。俾知故土可戀。故君可懷。然後擊敗從之。是日戰心。

當廣寧之敗。初未有奴酋一人一騎來蹙之。聞奴東葉爲人。削木爲劒。揚旗曳塵於數百里之外。而經撫臣卽青馬藍衣。抱項空城三日而奴人始至。是遼之

師武臣。皆藁木之所敗也。遼之疆土。皆藁木之所收也。昔孫武子試兵。三令五申。不率者徇。穰苴期日中。莊賈後至。遂斬以徇。今偏裨蓄縮。士卒逃亡。而王者不問。士不見威。何氣能厲。李牧守代。軍市租皆用饗士。魏尚守雲中。出私養錢饗客。馬燧討田悅。約勝則傾家貲賞之。今之武吏。皆營債於文吏。而假侵尅償之。士不見德。何氣能厲。威之德之。是日戰氣。

往者一官於遼。輒反唇相稽。文與武不和。經與撫不和。中與外不和。當其不和。或有幸遼之敗以快厥憤灌者是故不紅旗督帥。則不亡張將軍。不馬上催兵。則不亡劉杜將軍。不入諮言。不更局。則不亡遼以東。不入奸人。不經撫謄書相言。則不亡遼以西。古大臣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今相爭如仇者。慮無不私名私利自爲耳。乃至兵難逾度。百閒不如一見。而論者捕風繫影。輒長短之。令人畏首尾而不敢自效。趙充國曰。諸君皆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段

頻計錢五十四億。以殲東羌。張奐謂羌不可盡使。上聽其言。百八十戰。立功不奏矣。陸贄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是以用舍相碍。否臧皆凶。願自今圯族方命。恃懻自用之人。慎簡之。勿令復司關外。而冠惠文者。寧殫籌冠。論鵜鴨。猶勝擊疆吏之肘而敗其事也。是謂戰和

趙充國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後羌與匈奴通。先零罕开諸豪。乃解仇作約。遂叛矣。班勇令車師王手斬單于兄。以結車師。匈奴之釁。今我不能閒諸虜於穴中。令自相爲難。而坐聽其結好往來。則邊臣之計失矣。夫犬見骨則群起相牙。能若岳武穆陽責諜者。以搆劉豫元朮。若种世衡龜東祭版。以間野利天都。則東西虜必相噬。而我操其勝。是謂戰交。

夫與人鬬。不搤其脊。未能勝也。圍碁上者。張

置疏遠。多得道而爲勝。中者。徒自絕要遮以爭便利。下則守邊趨作。罷白生於小地耳。遼左之勢。闕爲首。東江爲尾。而海蓋四州爲其脊。廣寧四戰之地。無嶮可恃。奴得我四州。而不宿以重兵。殆天所以資我也。昔范仲淹請先取綏宥據要害。余玠敬禮隱士冉璞。璞兄弟。終日踞坐。以畫爲山川城池。起則鏝去。久乃進曰。今欲保蜀。其在徙合州城乎。玠聽之。蜀賴以全。遼之蓋套。是亦遼之綏宥合州也。但議者。謂移東江之師。恐未必聽。而分寧遠。則闕前復弱。愚以爲東江一師。隱現於烟波海島之間。而歲糜百萬。倘不聽移。復安所籍之。如其聽移。則我搤遼之脊。而攖其道。從此遼東西可以臂指使。而首尾應。是曰戰形勝。

錢

徠齋先生策選

奴固無能爲也。奴得我遼瀋之地最稱沃土。魚鹽粟米之饒。與膠萊相接。棄而不守。澤鹵爲墟。徒戀鼠穴。其志略可知。又以威劫諸夷。淫刑斬割。叛人偶幸逃

死旋就誅滅其敢死鐵騎終不滿萬孤疑狠顧惟驅降人爲前隊勒以必死之法耳非有重瞳之勇曹瞞之智計也非有兀术之用兵如神伯顏之謀勇兼絶也特我授以間耳

故欲滅奴在先復遼廣遼廣不復則寧遠孤寧遠孤則山海終不能以一渡委遼啖我作南朝病根奈何復之復之而復其城不耕其地是邪律氏所指無皮樹也眞病根也荀子曰非兼併之難堅凝之難堅凝之法其在招遼民屯遼土乎請于諸屯內擇有水草者深其濠高其城以宿猿草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駈牛羊入城固守待援度奴不能久持糗糒趨利千里但使奴困粮之術窮則奴伎窮而我且溝洫縱橫柞棫蒙翳可以阻胡馬之長驅可以計神埋伏之密計方用誘賊使來乃畏奴蹂躪哉古今攻守摘段

大都夷狄各爲心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于忠肅得

制也。先亦以其與脫脫貳有內顧憂耳。昔奴併毛憐王召而不問。併南闕北闕而不問。坐使建大。以有今日。今復坐視捕併乎卜會。奮會。沃普。松會間。何渠難遣一使往來。捺縱連雞。投骨鬬狗也。蓋善謀人者。嘗工于合人之爭。彼唯日有所爭。則其勢自無暇及我。我能鬬諸虜。我雖不戰。而代我戰者已多矣。陳臥子

策遼議

天道佑順惡逆。凡夷狄之憑陵者。天必稔其樂而纖之。故單于鴟張于漢。後稍首以稱臣。頡利倏突于唐。後身墊于瀕橋。元昊女直。皆易世而衰。繇此知天惡夷狄。未有驕而不滅者也。奴之於三十六姓。皆用計吞噬。非心腹也。怨家佚子。虺虺侍側。保無中變乎。此一可滅也。

捕種素貴。不甘爲奴役。今歸奴。貌合耳。捕酋黠又貪狼嗜利。戕季父。妻女弟。其人必非久相下者。遲之。必有兩駝宻鬬之事。此二可滅也。

老酋舍長而立四酋長酋之子姚塔素鶩鶩有怨言又與四酋之子不協屬有讒搆其間公子光白公勝之事可計日待此三可滅也

奴既幷諸夷數十萬衆仰食恒不支聞其部多離心將必有如五單于分立者此四可滅也

奴襲華風所掠子女玉帛皆豢養資此趙靈武所以併胡而賈生所爲互餌之策其可滅五也周簡臣策奴議

奴之棄建州徙居瀋陽也聯婚插憨凌劫屬國兼併套永盡四夷而有之此其志不在小用套夷攻兩河用遼人窺三協用鮮人擾登津而已不勞肆楚之術疲我玩我固處處當防而其寔眞女直不俱至可以一當十十當百者無甚多人犬羊雖愚畏敎則一若俟其來以偏師綴其老寨而以輕卒擊其惰歸鳥散獸捉我可得志矣破胆箭

按木葉山在錦州城東三十里爲遼祖奇首發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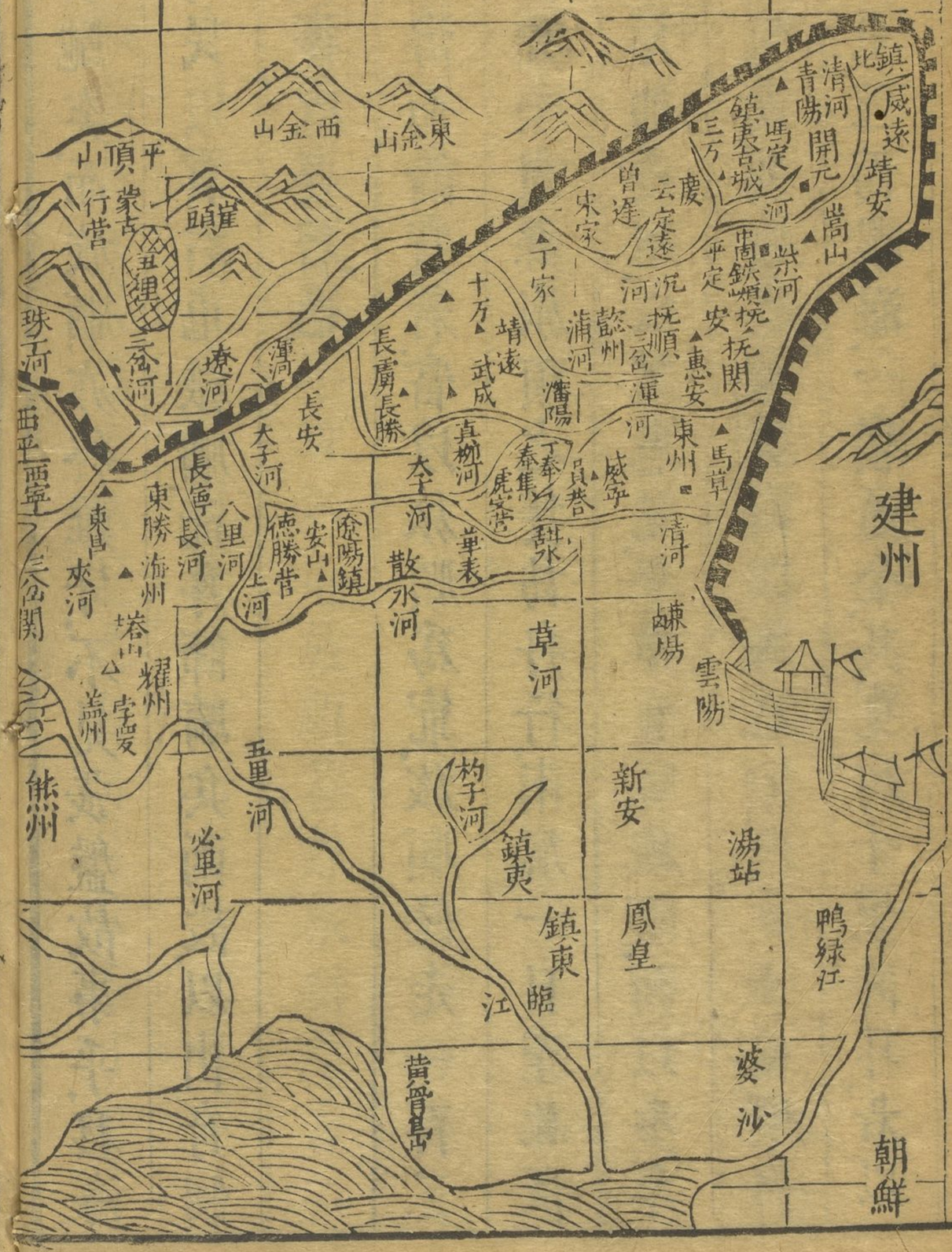
地。墳與廟至今在焉。設重鎮於錦。以跋扈不祥之人居之。利器假人。大都偶國。爲此謀者可勝誅哉。萬遠堂時務

關外右屯一城。我若守之。奴決不敢西來蓋。從右屯抵蓋州。風帆只須半日。我守右屯。彼不得不防蓋矣。欲堅右屯之守。則不可不屯旅順。蓋縣旅順陸走一百二十里。可以直達金州。我守旅順。彼又不得不防金而賊勢益分矣。然十八里之南關嶺不築。則虜騎得以馳突。而旅順亦終難守。不見張盤故事乎。移海上島民以實右屯旅順。而舟師騎兵兩設。以出奇制勝。此復遼要着也。

若就海而論實着。當以旅順爲宜。旅順陸走一百二十里達金州。縣旅順之雙島舟行。南風一日至北汎口登岸即復州。以某愚見。登鎮宜駐旅順。而以步卒一萬阨南關領爲固。蓋南關爲旅順門戶。去旅順將八十里。三面環海。一嶺通金。其寬約十里許耳。若以

遼東邊圖

每方百里


鎮北
鎮遠
靖安
清河
青陽開元
崗山
馬定河
柴河
中固鐵嶺撫關
平定
安撫順
三盆河
渾河
瀋州
瀋陽
浦河
惠安
東州
馬草
威寧
清河
雲陽
鎮夷
新安
湯站
鎮東
鳳皇
鴨綠江
臨江
麥沙
朝鮮
慶雲
定遠
曾遲
宋家
丁家
十萬
靖遠
武成
真柳河
長勝
長安
太子河
東勝
海州
耀州
蓋州
熊州
三岔關
平頂山
蒙古行營
崖頭
五里河
珠子河
西平
寧遠
長寧
八里河
德勝營
安山
途陽鎮
散水河
草河
甬子河
五里河
望海堂
劉官
和尚
金州
水場新寨
山澗旅順
羊關
石河紅用
河口
復州
蒙古
李蘭
三道
新安中後
錦川東關
白塔
小固
中右
曹庄
長嶺連山
松山
灰山
寧遠
木出
中左
右屯
段林
凌河
衆堡
小凌
錦州
大鎮
大興
大勝
大定
大茂
大凌河
大康
大安
大平
大清
大寧
鎮夷
鎮靜
鎮遠
鎮寧
青石
鎮武柳河
廣寧
醫巫閭
炤潢
五十
建州
六州河
中定
扶場中前
山海關
高臺
碧昌前屯
西河

萬卒負土木雜鎗砲而驟築之數日可就而後列三營以坐守之環旅二百餘里之肥饒可屯可耕去嶺二十里即金州其勢可前可却劉輿治而必欲使之立功自贖正當使入金州而守之若時勢未便亦當令其爲前鋒於南關嶺數出數入以驚擾之庶輿治之功可稽輿治之罪可贖也時輿治賊殺鎮帥另立仍領島兵故云

水兵一萬分二隊以迭出北汎口而令寧遠舟師時皆哨以通東西之息蓋縣旅至北汎與縣寧至北汎海道適均用風差等也得便則入復州而據之不則亦可乘水登岸疾馳二三十里而批擣之法曰實而備之佚而勞之出無備攻不意此是也

若不能築南關以連營守旅順而遽言復金則復金即是虛着不能復右屯縣海以窺蓋州而遽言復遼則復遼又是虛着能守而後可攻有備不宜廢戰旅順右屯守舟師馬步糧噐備金復蓋之間水陸數出而數擾之彼久必怠怠必玩我數出則銳銳則張而

後以登鎮分水陸入金復前鋒遼鎮分水陸入海蓋
別選一奇從泥窪上十方寺榆林而直薄遼瀋分而
並鬬之合而共鬬之庶奴可一戰滅也萬遠堂時務
要略

遼東邊圖說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爲燕京左臂三面瀕
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內通亦形勝
之區也歷代地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鎮名開元鎮名設安樂自在
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
憐女直三夷國名等衛西北則朶顏泰寧福餘三衛
分地世官互市通貢顧遼東諸夷情與諸鎮異

東北則屋居犬食射獵非所優警備差緩西北則俗仍遊北竊發頗多要在隨時安輯先事申嚴俾恩威竝著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斬俘論功則第二議也開元廣陵竝據襟吭金復海益頗稱沃野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曲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與虜乃遂進據心腹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然白山聳秀渤海

縈迴鴨綠混同左右遞相持護山川融結故生對盧劾里鉢阿骨打諸夷足智多謀況襲勇鷙健鬬無前乃若規三岔以通上谷之徑控金海以擅魚鹽之饒東據開元以爲襟然必整理威遠青陽而開元之藩籬益固北擴廣陵以爲吭然必措置臨潢鎮靜而廣陵之形勢益張經斯鎮者幸毋以東夷之弱而易之至山海一線之關我塞彼不可來彼塞我亦難往申原多事遼

東其自爲一區乎。

遼東邊圖攷

遼東鎮屬衛二十五所十一關二營堡一百。
馬步官軍九萬四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
百零九匹。子粒米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
七石。歲運銀一千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
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歲辦草二百四十萬
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
六石
六斗。

欽差巡撫都御史一總兵官征虜將軍一鎮守太監
一。俱住廣寧。分守副總兵一駐開元。遊擊將軍一駐廣寧。守備二。寧遠一。鞏陽

一馬市官一駐開元

廣寧鎮　屬衛四

廣寧都指揮一司西四百二十里廣寧左廣寧右俱在廣寧衛城內屬堡七鎮夷等七墨馬步官軍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二員名歲運餉一十五萬兩歲運米五萬三千八百零六石歲辦秋草四十四萬四千七百束歲辦豆一萬八千六百九十一石

廣寧中屯都指揮一司西北六百里馬步官軍九百一十三員名子粒一萬一百五十八石歲辦草四十

四萬八千束

義州衛司西北五百四十里廣寧後屯在義州衛城內屬堡大定等六堡馬步官軍八千三百五十三員名子粒四千二百四十石歲運銀七千三百六十四兩六錢有零米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四石歲辦草二十七萬六千束豆一萬四千八百七十一石七斗

錦州屬衛二廣寧左廣寧中屬所二松山大麥河屬堡大興等七堡馬步官軍六千三百零三員名所有子粒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二石歲運銀五千四百六十一兩六錢歲辦草二十八萬三百二十束豆一萬二千六百一十四石四斗

寧遠衛都指揮一司西七百七十里屬所二中左中右屬堡黑庄等十堡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員名子粒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八石歲運銀一萬二千一百一十六兩八錢歲辦秋草四十五萬六千束豆一萬六千四百二十六石五斗

康寧右屯司西五百四十里康寧前屯司西九百六十里屬所二中前中後屬堡二鐵場等九堡馬步官軍九千零二十員名子粒八千九百八十七石歲運銀二萬八十一兩米四萬三百二十六石歲辦草三十萬七千四百束豆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六石

遼陽附郭屬衛定遼中左右前後東寧撫順屬所附郭自在州屬堡鞍山等二十四營堡馬步官軍二萬四千二百九十四員名馬五十匹子粒七萬二千九百七石

瀋陽衛都指揮一司西北一百二十里屬衛二撫順蒲河屬堡靖遠等三堡馬步官軍二千三百四十三員名子粒一萬二千六百零一石

撫順衛、都指揮一、屬關一、撫順、屬堡鎮安堡一、馬步官軍一千六百五十六員名、子粒二千五百九十八石、

蒲河衛、指揮一、屬堡十、方堡一、馬步官軍一千三百一十六員名、子粒二千四百六十七石、

懿路、都指揮一、屬衛鐵嶺、屬所左左、中左、屬堡三、岔等四堡、馬步官軍二千四百六十員名、子粒三千一百零五石、

鐵嶺衛、指揮、司北二百四十里、屬堡撫安等三堡、馬步官軍一千四百零三員名、子粒三千二百六十九石、

中固指揮一、三萬、司北三百三十里、屬衛遼海、堡柴河等三堡、馬步官軍一千三百五十二員名、

開元、指揮一、三萬衛西門外、屬衛三萬、遼海、在開元城內、安樂州、亦在內、屬堡鎮北等八堡、馬步官軍七千四百一十七員名、子粒八千二百六十二石、

蓋州衛司南二百四十里屬堡五十等二堡馬步官軍一百零四員名馬九十六匹子粒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五石

復州衛司南四百二十里屬堡羊關等二堡馬步官軍五十員名馬五十匹子粒一萬二千五百一十石零

金州衛備禦官一司南六百里屬所中左屬堡石河等一十二堡馬步官軍四百九十七員名馬三百七十匹子粒二萬四千八百五十六石有零已上俱貯鎮城

海州指揮一司南一百二十里屬關三岔屬堡耀州等七堡馬步官軍四千七百三十五員名馬三百四十三匹子粒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石歲辦草一十八萬一千二百束

遼塞攷經國雄略卷之一終

邊塞攷經國雄略卷之二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潭陽　王介蕃康扶　參閱

邊塞攷

薊州

承平既失虜據吾背東勝復喪虜潰吾腹太寧興和廢虜更阻吾呼吸一身之中業已瘓痺瘅不仁倘薊再失守天下事其忍言哉然則守薊之功未容泯而喪遼之罪難逭追問矣是薊州所當商確者二

國初設六邊禦胡自開元歷興中太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諸宣府自宣大迤西直抵甘肅勢如率然首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刱造之艱也永樂初有劉江之役兀良哈效順遂以興中太寧與之掣太寧都司於保定於是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峯三屯密雲白羊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衝盧龍背偪僂遼之襟吭項哽而諸陵亦時警嚴烽候矣夫不復興中太寧則密雲前一散地耳自潮河川喜峰口以窺盧龍則深平蹕然矣自黃花白羊以窺薊北則諸陵震驚矣當是鑓者其尚念哉古今摘段

黃花鎮擁護　陵寢爲京師後門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墊則漲水易淤雖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久累軍丁近奴首從此入犯援守益不可緩矣羣書集攷

內邊龍井關起西至黑谷關止邊城罅折計六百里

夷地一區可田千頃乃在腹裏外有橫山一帶止百五十里相連高峙窺見內地虛實又橫山一帶舊爲我軍架砲之所山外撒江經流此眞自然之險若修築外口不惟我據其險有地可畊且以守六百里之人堡移之守百五十里豈不省且便哉邊塞議

唐毅曰薊門宣府大同藩籬也居庸紫荊倒馬門戶也眞定保定諸郡邑堂室也藩籬容則門戶固門戶固則堂室安楊博有言曰狂胡披猖分道憑陵東犯薊鎭則九道震驚西犯偏闕則三晉騷動各邊地勢既殊戰守互異薊昌保定三鎭有墻可恃但使匹馬不入即爲上策三邊攷略

庚午之役奴從董家口龍井關大安口入矣甲戌之役奴又從洗馬林膳房口入矣然奴入關寧而不能防得永遵而不能守畏通涿而不能攻攻寶坻昌黎而不能下全力分應宣雲而不能一得志孤軍深入除保安鼕殘城而外不能他有所圖逼紫荊倒馬而

不能闌入一步。我知其無能爲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則爲今日之制奴計可知矣。丙子應天試策

爲今計者。不守薊鎭。不足以保京師。不復全遼。不足以守薊鎭。守固而後全遼復。則畫地而守。未容弛也。分信而防。未容緩也。密雲以南。馬蘭以東。處處宜嚴毋爲開門之入。居庸以北。潮河以西。事事宜修。勿等空拳之搏。先儲爾糗糧。礮爾戈矛。簡爾車徒。選爾將帥。爲出闕之舉。堅據於寧錦之間。不徒守寧遠而必復廣寧。不徒守廣寧而必復三岔守三岔而時出師於金復蓋海。以窺奴之聲息。因張我之威靈。漸以圖之。久以期之。如是則遼復遼復而闕門堅如鐵室。則薊鎭安。京師一天下無不安矣。破胆刪

國家置立邊防。界限夷虜。自遼東以迄甘肅。延袤萬里。其間透迤形勝。視古如備。如哈密爲漢之西域。唐之伊川。永樂間。郎其地置哈密曲先。罕東。罕東左四衛。何其後爲土魯番所逐。歟如河套。郎秦所取匈奴

河南地也東至偏頭西至寧夏三面阻河南臨邊東
西幾二千里南北八九百里
以今日之九邊談之青草異患瀕虜之孤懸會州若數
闕之子立雲中平衍爲王壘之固若難上谷險隘作
鐵室之蔽則易榆林嵩於飛輓郎玉鐸之風莫度魚
河寧夏病於勢分雖藥技之柴難瘳清水甘肅一陲
奠石無期固原巨鎮蟠踞有地此吾疆土之形勢大
略可睹矣文武庫

戚繼光守薊建敵臺千二百座塞上周垣二千里畫
地受工跨墻爲壘是役也帑發僅十萬緡經費考
工足當百二十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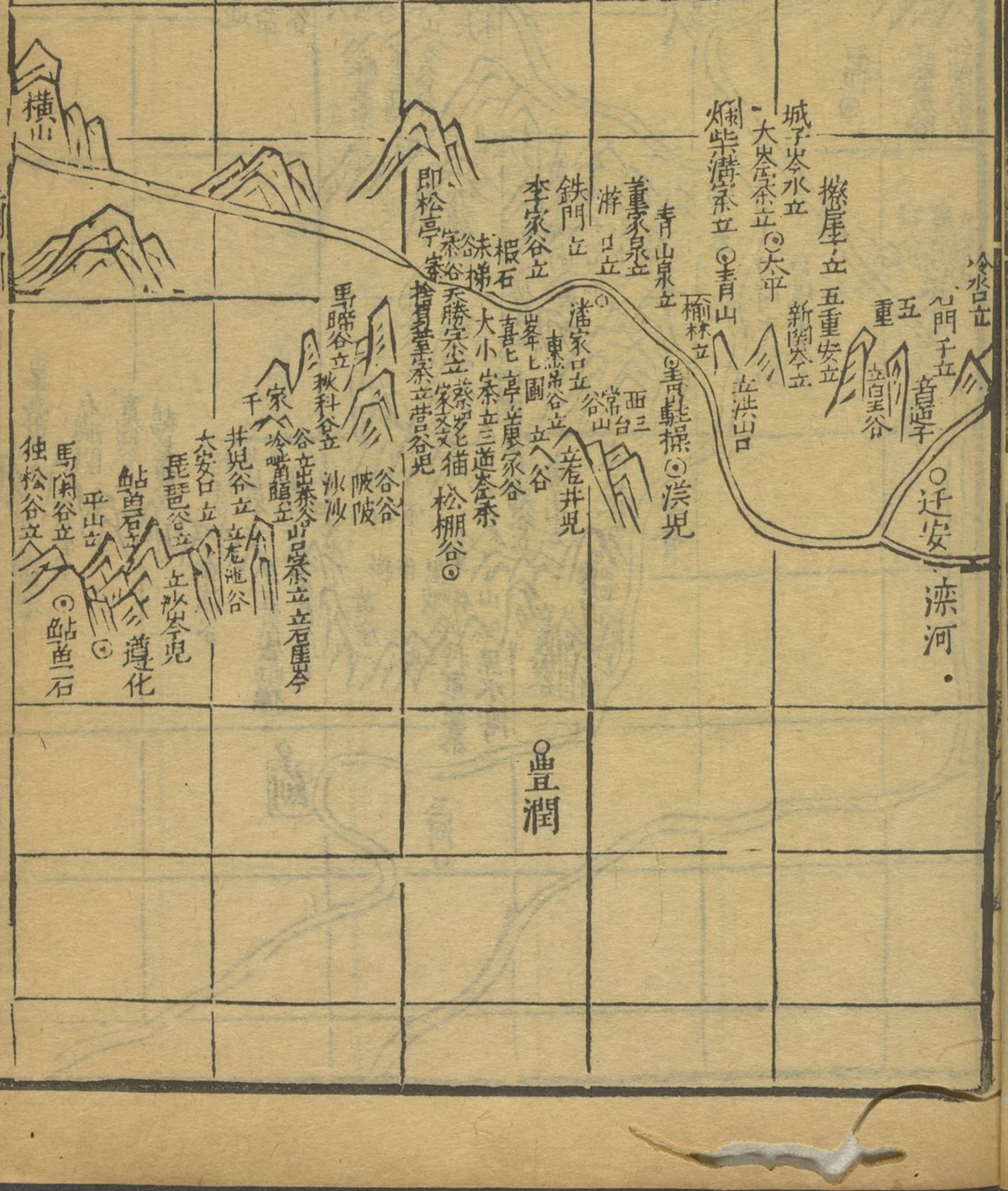
薊京師左輔也我太祖既逐胡元廼古會州之
地設太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
西並建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
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

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廼改封寧王于江

西徙太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于順天之境而以太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即朶顏泰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絕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弘治中守臣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故王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黃花鎮擁護　陵寢宣府古冀州之域秦漢爲上谷郡石晉以後淪沒于夷狄者蓋四百餘年我　太祖肇盡徙其民於關內號其地爲宣府置萬全都司其地東據遼東據黑水東北據獨石南距紫荊關東南距居庸關西據枳兒嶺西南盡順聖川北據西高山西北距野狐嶺　國初嘗忠武王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四驛接獨石太寧古北口西四驛接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元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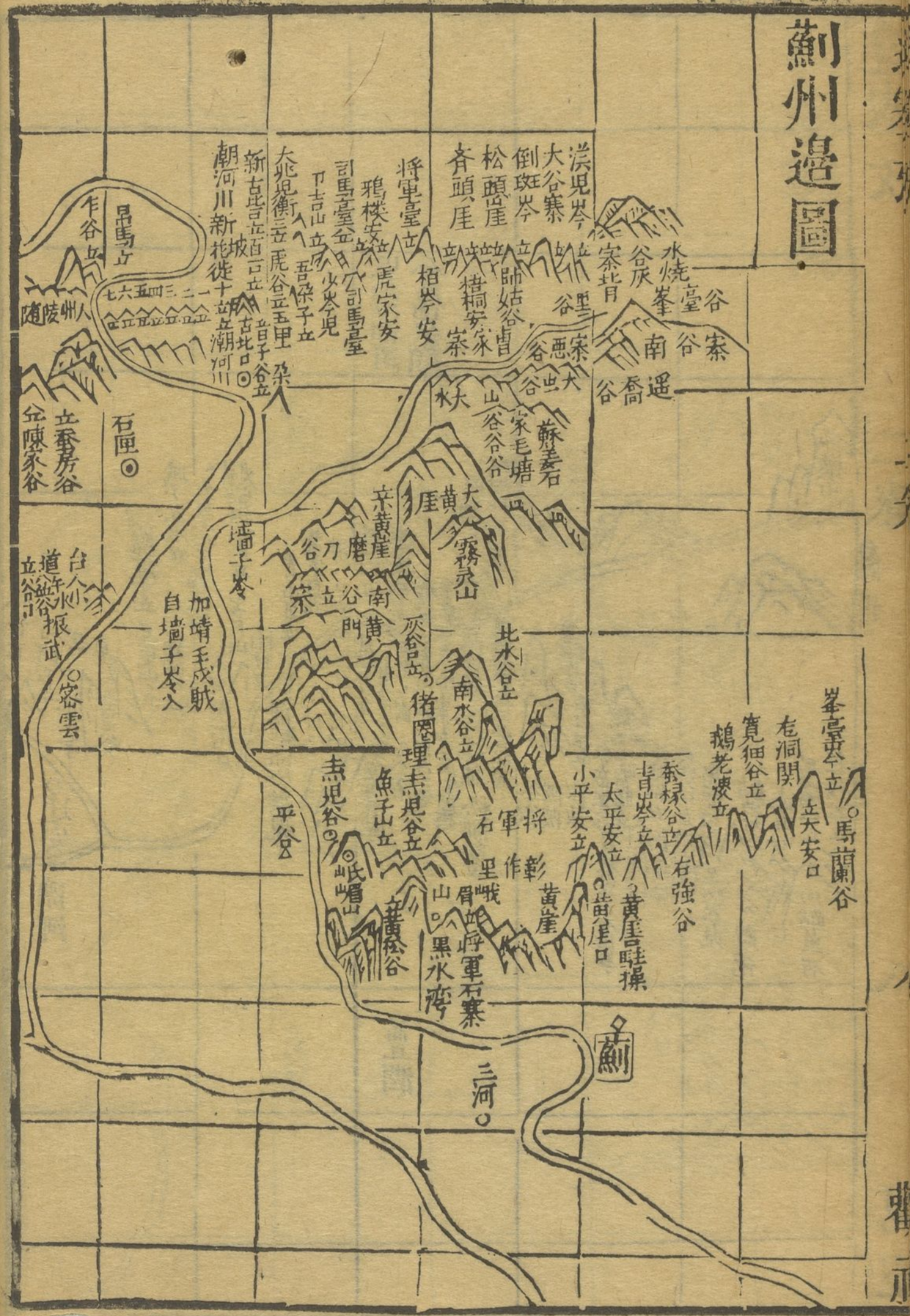
永無事矣後太寧既以與虜與和亦廢而開平失援
難守宣德中乃徙衛于獨石棄地益三百里土木之
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
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于他鎮是以氣勢完
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
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悠遠然長阻長安嶺虜
難徑下中路之葛峪諸堡西路之萬全諸城南路之
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
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
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
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撚之土以
益紫荊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
薊州肩背單薄虜騎必攻潮河有營可生細柳旌旗
之邑山海有關可成雁門收堡之堅而守奚不可獨
石雄兵待命於崑崙宵度定邊勇士翹足於烏鎩先
登而戰奚不能清水之軍雖未林立而更衣之計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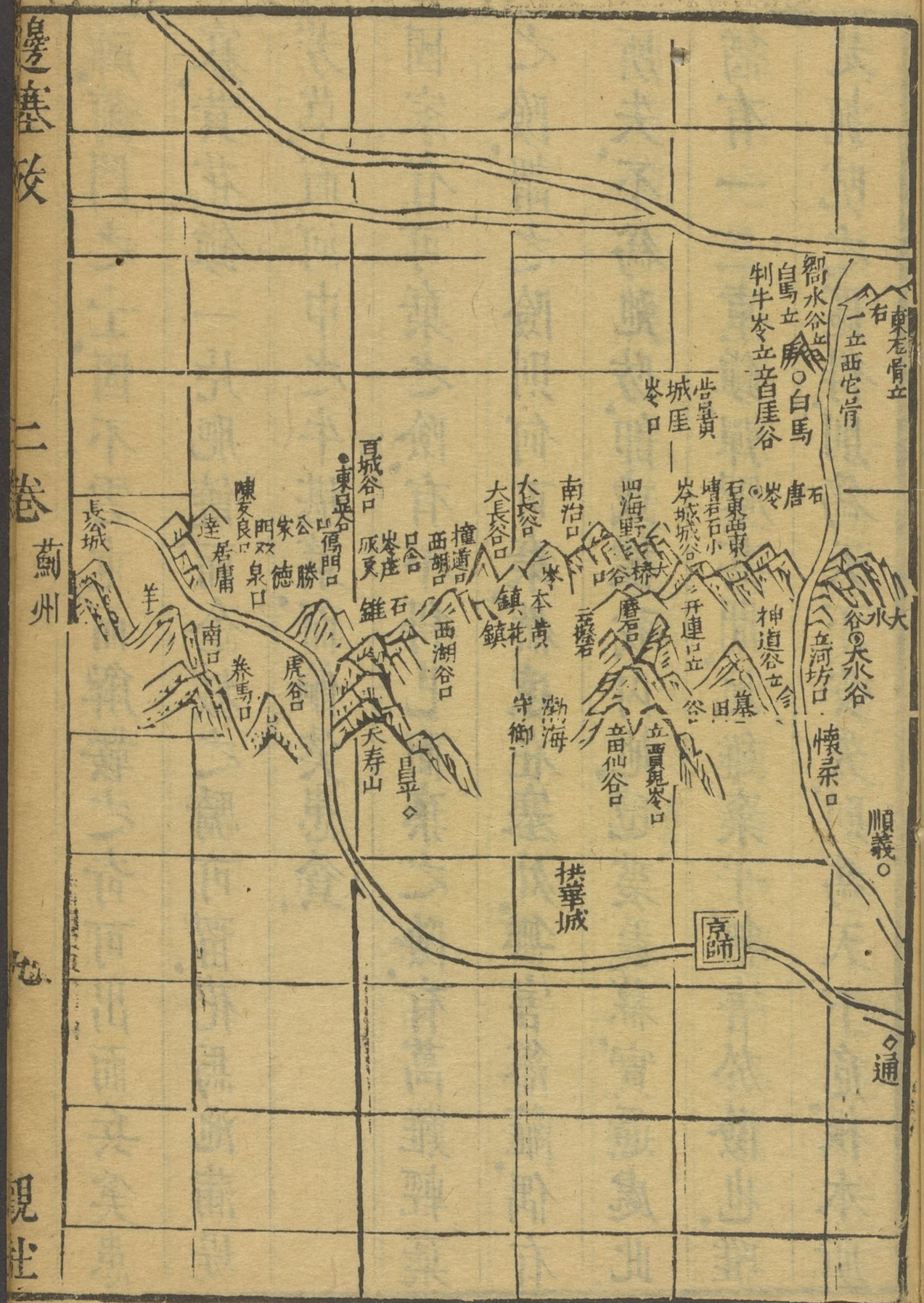
薊州邊圖


縣治都司
今屬梁穎
橫山
即松亭關
董家泉立
游 口立
鐵門 立
李家谷立
根石
橫谷
大小梁立三道峯梁
蔡家峪立
蔡家峪
捨貧墓梁立營谷兒
青山泉立
榆林立
青山
洪山口
撚尾立 五重安立
城子峯水立
大峯峯立
柴溝梁立
大平
新開峯立
迎安
滦河
青山口
門千立
五重
立
青龍操
滦兒
西三台
常山
谷
馬蹄谷立
秋科谷立
谷谷
陂陂
泳沙
谷立梁谷山呂梁立石匣兮
家 冷嘴頭立
千
井兒谷立
立老池谷
太安口立
琵琶谷立
立水谷兒
鮎魚石立
平山立
馬閘谷立
獨松谷立
鮎魚石
豐潤


金源
和宏
惠州
和州
富庶
右山
徐劉口立
劉家口立
劉家
徐劉
滦河口永平
滦
界峯口立
界峯石
東勝
重立乾福兒
福橋口立
桃林呂立
桃林
立孤竟
滦河
筋揑峯立
拿子谷立
花場谷立
細谷口立
平頂谷立
立水寺門長
立
于谷
立
董家口立
大毛山
立
小毛山
立
青山名士
立
黃土嶺
大井
安石
寺三片
谷道
門
山
旱
角山
南水
花淘
平山
院
立
立長谷西庙
石門
谷口
阳山
立
付馬
榆林馬
星谷立
撫寧
檀頭
立中菴堡
立梁谷立
黎

薊州邊圖


谷峯
谷
水燒臺
谷炭
峯
南遥
喬
谷
峯背
洪兒岑
大谷寨
倒斑岑
松顛崖
齊頭崖
將軍臺立
鴉樓安立
司馬臺
卜古山
火岑兒
吾保子立
新古峯立百戶城
潮河川新花徙十立
音子谷立
古北口
州陵隨
昌馬立
牛谷立
七六五四三二一立
石匣
立秦房谷
立陳家谷
台人小水振武道
加靖毛戎賊自墻子岑入
墻子岑
客雲
平谷
立馬蘭谷
右洞関
寬佃谷立
鵝老澳立
右強谷
黍線谷立
青岑立
太平安立
小平安立
黃崖口
黃崖駐操
將軍石
彰黃崖作
里戦骨將軍石寨
山黑水灣
立黃松谷
魚孔立
志兒谷
氏眉山
三河
薊


右東老骨立
一立西它骨
鄔水谷立
白馬立
牛岑立百厓谷
造黃城厓口
石唐岑
百城谷口
東是谷口
鴈門口
公勝
家德
門双泉口
陳友良口
達居庸
長城
羊
南口
羔馬口
虎谷口
大寿山
昌平
撞遘口
西湖谷口
大長谷口
鎮花鎮
本黃
岑
渤海守衛
南泊口
四海野橋
磨石口
石東面東
墳石小
岑城城谷
开連口立
神道谷立
幕田
大水谷
立河坊口
懷柔口
立賈兒岑口
立田仙谷口
順義
拱華城
京師
通

神薊門之士固不雲屯而解鞍之奇可出而兵奚患寡黃花鎮一片肥饒而金城之騎可留花馬池蒲堤芳草而河申之牛堪策而餉奚患貧

國家有可棄之險有不得已而棄之險有萬難輕棄之險謂之險則何可棄然遠在塞外無害籓籬偶有所失不為弛防即或據我內地亶裘毳幕實逼處此猶有一二重鎮彈壓其間地雖棄乎無害於險也唯是扼吭之區得則為天下安失則為天下危根本所關不有以繕其險而儲其備致令已失之地不能復未失之土不可保存亡反掌何時不恐則今日之亟圖薊鎮以復全遼是已武備全書

薊州末議

鄭大郁

談制奴於今日。其又一局乎。奴雖小而強。而今大矣。小可以力困。大則難圖。奴強而我難制。而奴復挾其強者以窺我。肉我。然則吾守將不虞其璺。戰將不虞其詭乎。曰。非然也。

皇上焦思拊髀於上。百執事臥薪枕戈於下。逆鏡授首。政在其蠆厲狠顧。氣揚趾高之日也。易言之。古來未有夷狄傾國之師。寘入重地。而能善其

後者虎頭利渭橋之盟李衛公以偏師勝之完
顏亮繪立馬吳山圖屯兵維揚一書生用殘兵
而祓其鬼勝負得失較然若此況
國家堂堂
中興之景象而讌
神武不世出之
聖主哉
今當事者終日言戰言守曉曉爲恢復之略而鑒

鑒布置之謀豈不甚壯不於此時蓁衛以渡二
十餘年
天地神人之憤恣厥豺豕聽彼鴟鵂介胄已矣窃爲
卿大夫恥之爲
今日計莫如以宣撫爲北府俾守北門東以永平
爲輔守松亭諸隘西以易州爲輔守紫荊南以
臨清爲輔坐鎮漳河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南屯
徐州通

兩京咽喉如丘文莊議而最急者尤莫如三關最近者尤莫如北而昌平東而通州天津南而良涿最要害者尤莫如天壽山後之錐石灰嶺奴所從入爲宣薊接界互相推諉之地夫戰之不可徼倖固也守則優爲下令但能閉關拒賊絶彼聲援堅壁老師固我保聚即爲上功否者殺無赦爰簡三大營夙練之鋒卒冀以

禁旅環以關寧宣雲井延諸路勤王之勁師統以大帥相機宜設犄角蹴之堅城力而拘諸原如于少保石亨之故策奴必不能入持糧襆趨利千里必不能羣嘶胡馬肆彼鯨吞又何能凌虛蹈危越險而奔逐者哉而今則不然矣腹疾不治肘腋患生剝膚不剪外釁突起不觀

今日之域中竟成膏煎之鬥沸昔雖小而強者而

今且大矣大則難圖強則難制奈何堂堂
天朝元元民命反噬於腥膻犬豕莫之制噫豈理
也哉

薊州邊圖攷

薊州鎮屬閫三堡六十一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糧四百一十三寨七十二營四十六萬八百餘石料豆六萬七千五百餘石子粒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鈔銀二萬兩綿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疋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餘斤草四十萬三千餘束城一十一山東及河南北直隸司府起運夏稅秋糧麥豆三萬四千五百八十二斗零布一十三萬三千九百疋綿花八萬一千五百斤絹二千餘疋海運兌軍本折米共二十四萬石軍民屯折色草共銀二十一萬六千九百六十兩有零夏秋二稅本色折絹米一千一百四萬九千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

欽差總督遼薊都御史
欽差巡撫順天等處都御史一駐遵化密雲兵備副使一駐薊州兵部主事一駐山海關巡按山海關監察御史一
欽差將軍總兵官一駐密雲叅將五燕河營一馬蘭峪一密雲一太平寨一古北口一遊擊將軍一駐建昌營都指揮二通州等處一居庸關一守備八山海關一永平一薊州一燕河營一三河口一涿州一遵化一黃花鎮一

薊州鎮管轄

薊州馬步官軍一百六十四員名子粒米一百五十石

由海守備一兵部主事一管五關馬步軍一百六十二員名子粒米三百四十五石

義院把總一員管一十四關馬步官軍一千三百六十八
員名子粒米九百四十六石
界嶺把總一員管一十關寨堡口馬步官軍一千五百九
十二員名子粒米五百七十石
桃林把總一員管七關堡口馬步官軍一千六百一十四
員名子粒米五百八十八石
擦崖把總一員管七關馬步官軍一千一百四員名子粒
米九百四十五石

董家把總一員管六關寨馬步官軍一千六百二十五員
名子粒米二百一十石
大喜峰把總一員管七關寨馬步官軍七百六十二員名
子粒米五百四十三石
洪山把總一員管一十二關寨馬步軍一千四百八十九
員名子粒米六百三十九石六斗
羅文把總一員管一十七關寨堡口馬步軍一千九百八
十八員名子粒米一百五十五石

馬蘭把總。管一十五關寨。馬步軍一千八百五十四員名。子粒米二百六十石。

將軍石把總。管一十關寨。馬步軍八百三員名。子粒米三百零八石。

東石把總。管三十四關寨。馬步軍一千八百八十員名。

黃花鎮把總。把一十一城。馬步軍三千八百四十九員名。

牛頭把總。管三營。馬步軍一百九十六員名。

石門把總。管四營。馬步軍二千二百一十九員名。子粒米六百一十四石。

駙馬把總。管一營。馬步軍八十五員名。子粒米三百二十四石。

界嶺營把總。管一營。馬步軍三百零五員名。

燕河分守叅將守備管八十闕寨營堡口馬步軍一
萬六千二百四十一員名子粒米四百八十石
桃林營指揮管三營馬步軍一千二百四十七員名
子粒米一千三百九十石
建昌營遊擊將軍把總管一營馬步軍二千六百八
十二員名子粒米三百九十八石
臺頭把總管一營馬步軍四百二十六員名子粒米
六百七十石

五重把總管四營馬步軍一千四百九十三員子粒
米七百四十五石
松棚把總管四營馬步軍五千二百七十六員名子
粒米一千二百九十一石
大安把總管三營馬步軍一千三百四十八員名子
粒米五百一十一石
馬蘭營分守叅將管七十五闕寨營堡口馬步軍一
萬八千六十九員名子粒米五百零一石

將軍寨把總一管三寨馬步軍一千四百九員名子粒米一百七十二石

熊兒營把總一管三營馬步軍一千四百九員名子粒米一百七十二石

司馬臺把總一管五營馬步軍一千三百五十一員名

石塘把總指揮一管四營馬步軍七百七十九員名

振武把總指揮一管壹營馬步軍一千三百四員名

石匣指揮一管一營馬步軍三百五十六員名

朶顏三衛

昔太祖封弟十六子于于泰寧靖難初兀良哈部落內附徙寧王之封于南昌遷太寧都司于保定府遂以全寧舊地封之日朶顏日福餘日太寧是爲三衛

三衛郎兀良哈夷種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山戎地秦遼西北境漢爲奚酋所據東漢征走匿于松漠間後魏復還號庫莫奚服屬契丹爲泰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

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于惠州領營

興會三十餘衛所。即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太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三衛。於潢水之北。曰朶顏。曰福餘。曰泰寧。處降胡以脫魯忽察兒海撒男奚阿失里爲三衛指揮使同知。並邊爲我藩籬。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招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有功。遂以大寧畀三衛。寧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爲大寧都司。令三衛歲二貢。衛百人。

按三衛東起廣寧屯。歷喜峰。近宣府。爲朶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元爲福餘。繇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爲太寧。皆逐水草。無恒居。

大寧三衛。朶顏直薊門至廣寧而止。泰寧則視遼瀋福餘更在開鐵之北。論者欲復太寧。誠迂濶無當。若第復朶顏一衛。西聯開平。東接關外之太平堡。以守二千餘里者。守紅螺東口之三百餘里。未始非計。然要之皆外勢也。

京師左漁陽右上谷大寧環其後。大寧既未易捄復

則勢在薊宣薊宣之界直京師之北而外邊則宣稍東蔽所稱　陵後者在宣邊之內非別有他口臨虜也聞其地險若陰平向特無一人守隘耳然薊宣雖並惡而奴入多趨坦道利馳突四海治白羊諸口不守卒二三千人分布幾如晨星虜二三萬騎闌入豈足禦哉　文武庫

三衛朶顏最強分地敢險永樂中敢親附宣德中入

灤陽塞上率諸軍出喜峰敗諸虜于寬河誅其大酋自是稍馴順正德中又叛侵盜東北諸關寨索鹽米而已以故喜峯密雲間有都指揮或都督鎮守驗夷貢已耳福餘太寧結也先爲嚮導朶顏獨據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寨不得利大掠福餘大寧人畜去勅都御史鄒來學經略已而設太監叅將又設總兵景泰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爲尾刺間諜詔自後役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

成化四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遣都督李鐸禦之十二年通飢加思蘭謀寇遼東勅邊臣脩之然亦未敢大爲寇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璽燒荒出塞掩殺邊氓遂起正德中部落既蕃陽順陰逆屢為邊盜結親迤北華蘭台者花當孫也花當長子華列孛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入馬蘭谷塞殺黎將陳乾遣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扯尼等來進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我亦幸無事遂奏虜退班師未幾入寇黎將魏祥全軍覆沒時把兒孫較勇屢謀奪嫡諸酋惡之不相附尋亦死花當種人皆附華蘭台遷之來請嗣爵官邊臣以爲言下兵部令譯部落後復許貢華蘭台仍入寇漁陽諸小鬬皆殘破

諭三衛撒　方從哲

惟爾朶顏福餘大寧三衛內附之日久矣自我

太祖高皇帝恭行

天伐迅掃胡元爾先人慕義向風稽首投命奉

中國之正朔受

中國之鈐帶願比外臣以爲北鄙藩籬故我

國家設三衛于橫水之北以處爾衆俾有寧宇以

捍蔽疆圍迨我

成祖文皇帝舉兵靖難爾率部落以從首先戎行克有成績故又畀爾以太寧之地則亦既報爾勳矣已已之役也先內犯實爾福餘太寧爲之鄉道天綉其衷也先悔禍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爾又不悛屢肆侵盜朶顏花當之子大爲不道入我馬蘭谷塞戕我將臣我國家不忘爾之舊勳不郎勦滅爾亦悔于厥心聽爾獻馬以續前罪爾等克全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爾也今

聖天子垂裳御宇撫一中外通譯萬里列燧千城雖在要荒流服之外上世所不治者猶且革心向化屈膝請命矧爾三衛固承我之宇下者哉爾乃包藏禍心齮齕邊境東搆建夷北結土蠻貪其小利忘我大德率我蠢賊以來蕩搖我境土蹂踐我墩堡勞軼我師徒我北鄙之不靖也爾則使然是爾不率先人之功而有二心于我也

夫我
國家之所以待爾者豈不厚哉宴犒賞勞之賜不
絕于內庭金幣米鹽之錫不竭于外府夫亦爲
爾能宣力茲土外屏虜而內障
中國耳今乃陽順陰逆反爲虜用我
國家于爾豈有賴焉
皇帝英明神武威靈振乎中外大小將吏罔不矢心
戮力士卒精強器械堅利頃者虜數入我師數

敗之莫不追奔逐北喋血橫尸鯨鯢蔽于原野
馬牛塡于坑谷此爾等所見也夫首惡者已創
而助虐者未誅三軍之士且欲剸刃于爾之腹
中矣所以寬爾之罪不遂督治者以爾或爲醜
虜所誘非出本心尚能悔過改圖以收桑榆之
效也爾若洗心滌慮去逆效順謹固封疆毋爲
亂首則
朝廷恩澤所以加爾者不輕功業光于先人福慶

流于子孫矣如其怙終不悛仍懷狠豕之野心
一旦發貔武之師加螳臂之上正恐天兵所及
噍類無遺雖有噬臍之悔亦無及矣故此馳布
簡書申明禍福爾等其圖之

泰寧

按泰寧在薊州東北我 太祖封第十六子
權爲寧王靖難初徙寧王之封于江西南昌
遷都于保定泰寧遂棄以與虜云

泰寧古會州之地 太祖設太寧都司及所屬營州
等衛以爲外藩籬復命徐達修山海關喜峯口古北
口黃花鎮潮河川一帶以爲內藩籬 成祖時搬回
太寧以其地委朵顏三衛而以內藩籬爲界太寧既
棄則開平與和不容不失 宣德中移守獨石龍門

勢固然也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所恃者一長安嶺橫亘虜衝耳今計其恢復之略大軍出喜峰直搗錦州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遼海出偏師以綴福餘而繼以義州廣寧之衆步騎出于牛山舟師進于小陵此其成計不可易者然非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未易言矣

昔魯中丞首建恢復河套之策夏相國主其謀而與當事者不合遂成廢格識者恨之以愚而論復套猶可緩而所最惡者在復太寧何則欲安京師須制強虜而欲制強虜須復太寧太寧不復強虜不得而制弱虜難制京師不得而安勢固然也蓋太寧爲京師後背左聯遼東右接薊州聲勢互援外藩始固不然獨石黃花鎮古北口去京師有幾而區區恃此爲險乎

